

## 十月半 下元節

該係暮春个時節，朝晨頭菜市場就叫賣聲毋停，「頭家娘！來買菜喔！」

攞等菜籃个婦人家來來去去、小學生打赤腳去學校、掘煤礦个工人乜著好衫，一隊隊落去礦坑裡肚。這所在係民國五零年代个內灣客家莊，因為出產煤礦、桂竹、樟腦、木材，故所盡多外人湧入。街肚有兩間茶店，四間酒館，一間戲院，人山人海，鬧熱煎煎，有「小香港」名號。

市場外，一列長長个街路，滿坪个賣菜婦人家，十六歲个李真也在其中。佢面容看起來土霸霸仔，頭那毛短短像個細佬仔，著一領藍布衫，嘎係掩毋住青春个含苞花蕾，緊看緊靚。身旁一條黃狗陪伴佢，面前放等一擔菜籃，排滿堵摘落來盡青个野菜。對著人客喊聲，「賣青菜喔！賣青菜喔！青嫩習習个青菜！……頭家娘！你愛哪一項？」李真撮了一拖菜，稱足斤兩交分一个中年婦人家。

婦人家拿過菜，問：「幾多錢？……今晡日个香椽瓜筍仰會恁少？」

「當敗勢！現時日頭當烈，生毋出來，昭摺菜、甕菜盡嫩，愛無？」李真客氣回答。

佢盡煞猛，加上人緣好，野菜鮮嫩較便宜，故所當遽就將一籃菜賣忒。佢來到逐日食朝个店，坐下來喊了兩隻菜包。食飽了後就係佢輕鬆个時間。

佢堵食等菜包，一儕著等花衫、打扮入時个小姐對佢目金金看……

李真心內暗想：「哎呀！衰過个煙花女，大約又無食朝了。」佢就喊：「月香姐！你食過言？過來這位坐！」

岩岩讒讒个煙花女月香行過來，歎：「哎！總愛有人客點佢坐檯，佢正有好食！」

「啊！恁樣呀！無要緊，偲兩儕共下食，佢再點兩隻包仔。」佢馬上又喊兩隻包仔分月香。

「敗勢！長透分你破費。佢會記得你對佢个恩情。」月香感激。

「你何必做這行！根本就毋適合你呀！」李真關心佢講。

「唉！無法度！為著吾爸个病，高不將簽了賣身契，去酒店做人客伴……嗚！嗚！」月香講著傷心處就目汁漣漣。

李真雖然後生叻當有主見，乜當盼得。只愛身項有錢就會花忒，有時乜會施捨分衰過个細乞食，毋識為天光日打算。到了暗晡頭，就歇在山肚租來个工寮，該條土狗會摻佢掌屋。

大朝晨，天官光，佢攞等籃仔愛去摘野菜，加上自家種个一兜青菜，就準備下山賣菜。摻頭擺共樣，佢攞等菜籃來到街路叫賣，「賣青菜喔！當嫩个青菜喔！……老廟公！恁久無來交官！」

「過幾日，就係十月半下元節，大廟愛準備平安戲、打紅板、刷豬公，無閒直掣！你去山肚割五斤月桃葉分佢，俵算工錢分你！做得無？」老廟公講。

「你幾時愛？」李真問。

「今晡日食暗前，做得無？」老廟公講。

「做得！」佢爽快答應。

就恁樣，佢菜賣忒了後，就帶等狗仔上山割月桃葉，直到臨暗仔，摘足兩籃月桃葉，就擔去三官大帝廟分廟公。這央時厥手髒紅腫，意識模糊，堵踏入了廟門就倒下，昏迷過去。

老廟公趕緊上前探視，「啊！壞了！分青竹絲蛇咬著！」佢就遽遽用刀仔劃開厥紅腫个手髒，吸吮毒汁，還將微微醒來个李真扶起，將蛇藥同米酒強分佢啣下，啣忒，佢就倒下暈過去。

第二日就係農曆十月十五下元節，一大早，廟堂就來了當多鄉親，神桌頂滿坪个牲禮摻堆疊在月桃葉頂个紅板，下晝頭戲臺頂做大戲，滿山滿坳个人群尖來尖去。到了暗夜，人客紛紛湧入，街路項車水馬龍，鬧熱煎煎。

半夜了，人群漸漸散去，廟公行入房來，「你精神了！還有哪位痛無？」

「嗯！頭那還會暈暈，承蒙你照顧。」李真講。

隔日李真將自家个夏禹神像供在廟肚。見擺佢想起阿爸就來廟肚拜拜，睹物思親，順續搵手廟公做雜事。

有一日當晝頭，李真看著一對著等盡貴氣个兩子哀，坐三輪車來廟肚燒香。佢對該位貴婦人感覺有股莫名个親切感，就多看了幾眼。

著等和服个貴婦人家看著夏禹神像，著一驚：「這尊神像當熟面……哦！畫像係當年在雅加達个老祖公，莫非……」

佢兩儕拜了後，著等西裝个後生人講：「佢想愛留下來做得無？阿姆！你先轉去酒館招呼客戶。」

貴婦人交代：「做得！你毋好行忒遠喔，早兜轉來，莫忒好搞！知無？」講了，就登上三輪車離開，留下後生人在廟肚東看西看……

該位後生人看著李真，就行前對佢請求：「欸！你對這所在有熟無？做得帶佢行行奈奈無？」

李真應話：「喔！看你著个衫褲恁高尚，毋像本地人哦！連客家話也會講？」

「哈哈！佢係日本人，阿姆係印尼客家華僑，日本名係『秋子』，故所佢會講客家話，還會寫漢字呢！」後生人回答。

「原來你係印尼華僑，莫怪看起來盡熟面。」佢回。

「你還毋回答吾問話！」後生人追問。

李真想了想後，答應做厥導遊：「你想愛四處行行奈奈係無？……做得！佢帶你去！」

佢兩儕就行在街路人群中，四處觀望……「你帶佢去坐火車好無？」佢講。

「好啊！新竹當鬧熱。……佢無錢買火車票喔！」

「無要緊，佢來付。」佢拿出紙票分李真。

李真去買了兩張去新竹个車票。當歡喜个坐了火車。火車一路駛到了新竹火車頭，佢兩儕行出車頭外，迎面來係撲鼻个粉香。

佢著驚：「哇！恁多做香粉商家，吾家族『九摺商社』在日本係做胭脂香粉起家个，行過去！佢俚去了解一下。」

老頭擺，新竹係製造販賣胭脂香粉个大本營，滿坪飄揚香粉味。

馬上就有小販上前叫賣，佢同小販買欸一盒香粉。

「頭擺，佢阿爸在雅加達乜開過胭脂香粉廠。」李真講。

「哦！工廠係麼个名，還記得無？」

「佢毋識字，唸毋出來。」李真敗勢个回答。

「啊，你毋識字！恁樣毋好？後擺一定會遺憾，你一定愛讀書！」佢好心規勸。

「佢再想想看！繼續行！佢俚去百貨店！」

佢兩儕就行去百貨店遠遠，李真像過槽豬个樣仔十分新奇：「哇！該兜衫褲盡靚！」

「故所佢講你愛好好讀書，下二擺正做得出人頭地，著靚靚个衫褲，知無？」

「斷真煞猛讀書學習，就能過上好日仔？」李真目金金看佢。

「頭擺聽人講起，你兜客家人係耕讀為本，讀書識字係成功个基本條件呀！」

「好！佢會煞猛讀書！」李真心肚馬上有了期待，毋想靠賣菜過一生人。

佢兩儕行到時裝展示賣場，佢拿起一領套裝對李真比了一下，感覺盡好看：「唔！這領黃色套裝當適合你！拿去試著看看。」

李真就拿去試著起來。行出試衣間……佢看著了目珠馬上一光，驚嘆：「哇！還好看喔，就像一個靚靚个仙女！」

李真行去鏡仔前晃兩下，歎：「唉！有錢就好了，可惜佢無錢買！」轉過身去試衣間脫下。佢伸手將李真拉等，「就著等！毋使換了，佢來付錢，就當作你个工錢。」佢還言講價馬上付帳。李真當歡喜。

人講，「燈籠恁靚愛點燈，阿妹恁靚愛笑容。」李真著等新衫隨佢行出店，一路上引來眾人欽羨个目光。

佢兩儕行入一家書店，佢買了兩本小學課外讀本。又到城隍廟行了一圈。遑恹了就坐下來，點了幾項廟口點心。

快樂時光總係遇到特別遽，食忒了點心，日頭就落山了。佢兩儕就坐上火車轉去。李真送佢到歇睏个豪華酒館。

佢牽了李真个手，將書本交分李真，「佢係高橋信次，希望下二擺見著你个時節，你就會識字寫信仔了。」

「佢係李真，佢會記得你，還有你交代个話，佢毋會忘得。」李真接過書本，企等毋盼得轉去，高橋信次送李真離開，直直看無佢个身影，正轉身行入酒館。

酒館大廳內高橋阿姆摻一位謝姓警官講：「仰會恁多年還無查著厥下落！佢實在對你當失望。」

「夫人！自夏承業失蹤了後、李嬾往生了後，夏胭脂就離開臺北，毋知去哪位，因為佢係華僑，無人追究，這案仔就結案了。人海茫茫實在無法度尋起，佢盡力了，當敗勢！」警官無奈何回答。

「唉！一位弱小个細妹做得去哪！俚出了大把錢分你運作，得著个答案嘎係毋知去哪位？……」

「夫人！莫發譴，僇兜係堂親，俚自當盡力。有好消息俚會遠遠通知你。」謝警官安慰佢。

高橋信次行入大廳，問：「阿姆！你仰般發譴了，發生了麼个事情！」

「哦！無事，你仰會出去奈恁久正轉來？」秋子問。

警官就起身告別去。秋子見了心情當好个高橋，「看你歡喜个樣仔，到底去哪奈了？有麼个好事係無？」

「無麼个好事！去一輪新竹，看了盡多做香粉个商家，俚買轉來一坵係陳記工廠製造个香粉，你看！」高橋拿出帶轉來个香粉。

秋子聽著陳記公司，遽遽打開盒仔，鼻了一下，還用手指搵一息仔粉放到舌嫌肚……嘆口氣，「若係佢還生等，絕對毋會做出恁樣俗个香粉。過了恁多年，娑羅曼个祕密毋知還有在無？……做毋得！俚一定愛尋著該細妹仔！」

李真原名夏胭脂，阿公夏公景係廣西个客家人，堂號為歸仁堂會稽郡，係夏禹个後代。民間尊夏禹為水官大帝，摎堯、舜合名三官大帝。逐年農曆十月十五為下元節，係水官大帝解厄个祭典日仔，夏家總會隆重祭拜。這日也係十月半，客家人有酬神拜拜，做平安戲个習俗，祈求禳解厄運。夏家祠堂中還有一尊夏禹神像為傳家寶物。

娑羅曼个胭脂香粉源自古印度西南蝴蝶王朝，係歷代宮廷后妃專用个美容聖品。西元一九一三年娑羅曼毀於戰火，坊主全家分盜匪殺害，唯一个獨生女該載有逃命出來，帶了花仁輾轉逃到廣州。佢發了大病分夏公景救起來，病好了後就嫁分夏公景。就恁樣，佢講出了娑羅曼个祕密還獻出花仁。

佢講：「公景！這娑羅曼係美妝品个故所恁受歡迎，主要係其中加了三種花提煉出个精油。其中一項係黃色蘇曼花，厥个香氣含有興奮效果，使得人心情歡喜。雖然無毒嘎會造成一兜人皮膚過敏，愛加入第二種茄色个多羅花，佢有清涼散結个功效。第三種係白色个娑麻花，厥个香氣獨特較有漂白凝水个功效。這三種花生長在熱帶，一年多開

花，定著愛用網仔隔離蜂仔、蝶仔等蟲仔，尤其係蘇曼花，分烏蝶仔吮過了後，孕育个花仁會產生突變，會失去效力。

就恁樣，夏公景在厥援助下，成立香妃公司製作一系列香粉美容品，在廣州打出了名號，為名媛貴婦愛用个時尚美妝品，短短數年，夏家就成為大富商。夏公景過身了後傳到俾仔夏承業手頭，逢著中日戰爭，香妃公司分日本軍轟炸損毀淨淨。

夏承業感謝老祖公庇佑閃過一劫，就恁樣，佢就措等塞了花仁个夏禹神像摻美金，輾轉來到雅加達一位華人區。該兜華人大部分來自廣東梅縣。他鄉逢著客家人，使得佢倍感親切，就恁樣，佢決定落腳下來。佢會講一口流利華語，過一年了後，就說服兩岸華人投資，開辦了香妃化妝品公司。因爭產品大受好評，無幾年就變企業家。事業有成个夏承業，就討了梅縣籍的中日混血女子謝秋雨，佢生到當靚，在雅加達有華人之花个稱號，婚後一年就降夏胭脂。

在一九五零年代，印尼長透發生排華暴動。在胭脂三歲該年，香妃公司發生暴動，當時謝秋雨突然失蹤，暴動平息後夏承業派人四處查尋，均無所獲。有人聽講佢分人害死，擲入海肚去。又有人講，識看過佢同日本人共下。

過了幾年，香妃公司業績蒸蒸日上。胭脂在富裕个環境下成長。夏承業當惜她，長透帶佢去祕密花房个田地。一直到胭脂十一歲該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印尼雅加達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當多華人商店全被迫關門。夏承業衡量情勢了後，決定聽從臺籍陳姓股東个建議，在臺灣成立外資公司，將印尼公司公款轉到臺灣公司，還將貨物變現換成美金摻臺票，打算在臺灣東山再起。

隔年，夏承業帶胭脂同管家李嬪來到雅加達機場，管家還等裝了老祖公个黑色大皮包，因為塞了紅包分海關人員，當遽就通關，登上堵開業無久个華航飛行機。

「哦！阿叔婆！老祖公也愛珍您共下出外鄉啊！」胭脂問李嬪，佢係當忠个管家，盡得頭家信賴。

「係啊！您毋管徙去哪位，就愛帶等您个老祖宗，這係您客家人个傳統，知無？佢會保佑小姐你喔！」

飛行機降落在臺北松山機場，頭擺通關簡單，佢兜當遠就行出大堂，陳姓股東前來接機，看著夏承業遠遠上前搵手攞行李，「夏董！一路辛苦了。車仔在外背，請隨佢來！」

「老陳！這擺來到臺灣愛靠你搵手，公司若係東山再起，佢會將名下个股份撥百分之十分你。」夏承業講。

「哎呀！大家都係共下創業个原始股東，佢為公司盡命牯係應該个，莫講恁樣話。」陳先生客氣个推辭。

陳先生安排佢兜歇在臺北一間豪華飯店。飯店服務生上前搵手攞行李，還帶李嬌摺胭脂上樓歇睏。夏承業就隨老陳坐私家車去僑委會辦理歸國入籍手續。

李嬌摺胭脂上了樓頂，行入間房，胭脂看著舒適个眠床：「阿叔婆！陳先生人盡好，帶佢兜歇宿這般恁高級个飯店。」

「難講喔！人心難隔水難量，感覺這個人多孔竅！希望係佢多心啦。」李嬌講出心中个感覺。

「毋會啦！係你多心啦。」胭脂回。

到了暗晡時，服務生送來間房豐沛个晚餐，佢兜當肚屎當枵，就大口食了起來，食了後，胭脂突然感覺肚屎痛，就行去便所嘔出來。嘔忒後就倒下，昏迷過去。胭脂矇矓中……一位白頭那毛个老阿公仔大聲催促佢，「胭脂女！精神起來啊，睡毋得！睡毋得……」

佢悠然轉醒，頭那還痛等。看著李嬌倒在地泥下，佢遠遠過去搖醒她，「阿叔婆！你遠遠跣床！」

李嬌打開目珠，「呃！」一聲，嘔了一口鮮血，佢拉胭脂个手，有氣無力个講：「遠遠兜仔！……烏色个皮包……拿行！神像裡肚有祕密，鬥緊行！毋好分壞人搶去了……」講忒就昏死過去，胭脂喊：「阿叔婆！阿叔婆！」



胭脂意識著情況危急，皮包肚有重要个東西，就趕緊揸等沉重个烏色皮包，奪門而出走入樓梯間，瞥見兩位拿刀仔利手个壞人行出電梯，佢遽遽閃避，遽遽下樓趕緊行出大廳，看著大廳頭前停了一臺計程車，佢遽遽上車。

好心个司機將佢載到龍潭街肚一間熟識个旅館，佢下車付了錢摺司機再三感謝。就歇在旅館內，想著頭一擺來到臺灣，就發生毋好个事，佢就噉了出來，內心感謝老祖公个庇佑閃過一劫。

第二日，胭脂一早就翫床，揸了沈重个皮包離開，行到市場買剪刀摺鏡仔，行到僻靜所在摺長頭那毛剪忒了。又去買領細俵仔个衫褲著等，對鏡仔照一下，唔！一副細阿哥个樣仔，決定改名李真。

佢行出店面，就看著昨暗晡該兩個壞人，自旅館行出來，料想自家昨暗晡坐上計程車个舉動，可能分飯店个服務生看著，如今行蹤就曝光了。

佢就趕緊離開龍潭，搭上新竹客運車來到內灣。看著滿坪个人群，盡鬧熱。聽著此起彼落个客家叫賣聲，親像轉到雅加達客家聚落，故所佢決定留下來。

佢問著一間工寮愛租，因為工寮在山肚，離街路還有一段路，故所無人愛租。佢行過油羅溪來到對面山肚，看著一間林務局工寮，頂背貼紅紙。心想可能係這間了。該係一位退伍老兵个宿舍，老兵缺錢，就用一年兩千箍租分佢，還有一條土黃狗留分佢做伴，搵手掌屋，乜盡好。

就恁樣，李真將間房拚掃淨俐。老祖公供在桌頂，誠心拜拜也。忙忒了後，佢打開皮包將紙票算算，還伸三千箍，暫時毋使愁食用。過了半年，佢長透在山肚摘野菜炒來嚐，感覺當脆盡爽口。故所佢決定摘兜野菜來販賣。因為物美價廉盡受歡迎，雖然野菜數量有限錢賺無多，但係乜罈佢一儕人用，這種日仔佢過了三年。

話講著李真摺高橋信次惜別了後，佢行在轉角路項，經過燈紅酒綠个酒店，突然聽著噉眇聲，一儕人跔在轉角，佢目珠看去。

「啊！月香姐！你仰般？」

「嗚！……佢毋肯獻出初夜分人客，就分嬾嬾桑个保鏢毒打！嗚……」

「莫噉咗了！行！轉吾屋去！」李真扶佢起來，帶佢轉自家屋去。

兩儕行入屋肚，打開昏黃个燈火球，月香心情稍稍平復，「哦！你這身新衫哪位買个？無便宜喔！……還有兩本小學課本？」

「原來這兩本係小學个書，你讀到麼个程度呀？」李真牽了月香的手，坐下來問。

「佢劉家原本係賣胭脂香粉个大盤商，還算有錢，佢係獨生女，吾爸供佢讀到高三。無想著阿爸會分壞人設計，結果慘賠，散盡家產，砰砰滾就高血壓發作，無奈何為了治病佢就……嗚！」月香又噉了。

「原來你讀到高中還做煙花女，斷真遺憾！你莫再轉去茶室，做得無？」李真問。

「做毋得啦！除非贖身了後，正做得離開火坑。哎！佢哪來个五萬箍……莫講這件事，你買書愛做麼个？」

「佢想愛學習識字求上進呀？……想著你讀到高三還做煙花女，佢就殮殮了。」李真有點失望。

「莫恁樣講！佢係高不將，學習係好事。你若係想愛讀書，佢做得抽間來教你。」

「有影無？……逐日過晝時，佢請你食飯，你就教佢識字，好無？」

「做得！當晝頭無人客。……你會講漢話無？」月香問。

「會呀，因為佢係華僑，頭擺長透同佢爸講漢話。」

「哦！你當遽就曉得識字、寫字，無問題！」月香肯定講。

了後，月香逐日到李真个屋下食晝，還教佢識字、語文、算術，持續了半年，李真進步當遽。有一日，月香問起厥家世，李真就娓娓講出前塵往事……

「原來如此！你講个陳先生應該就係壞人陳武雄，佢毋單淨開設陳記化妝品事業，還有運輸掘礦等產業。聽吾爸講，當年佢偽造華僑大股東印鑑，搶奪公司資產，今這下正當發，實在盡積惡！」月香講了當噪火。

李真聽了就去將藏在地窖封藏當久个烏色皮包拿出來，「你看！這就係當年吾爸个印鑑、簿仔！」

「果然無毋著！還冤枉喔！……咦！這一大捆用牛皮紙包等个係麼个？」月香好奇。

「厝也毋知，網當經，大約係公司个祕密文件，毋識打開來看過。」李真回。

「打開來看看，無要緊！」

「好呀！」

李真取來菜刀割開捆當經个牛筋索，打開牛皮紙，「哦！這疊紙頂頭印个係麼个奇怪文字？」李真問。

月香看著該疊紙，驚到睜大目珠，講毋出話來，良久，「阿真！你一定愛幫厝贖身，厝正同你講！」

李真見著厝著驚个面容，「你講麼个話！厝有能力自然會幫你贖身呀！」

就恁樣，月香講出該疊紙係百箍美金。李真聽了後，著一驚！想著該係當年阿爸變賣家當換來安家用个，不禁悲自哀來。

李真喊：「阿媽哀！老祖公定會庇佑阿爸平安，厝一定無事！」

月香連忙上前安慰厝，「你莫再傷心！陳武雄這壞人絕對做毋得分厝逍遙法外，這冤仇厝等一定愛報！」

李真無身分證，只好用劉月香个名，將美金分別存在幾家銀行，總共五十萬美金。首先，領出臺幣五萬五為月香贖身。

恢復自由身个月香盡歡喜，厝兜行出酒店，逢著老廟公。

厝喊：「阿真！有若个信仔！日本寄來个。」

李真想著一定係高橋信次寄來个，當歡喜隨廟公行去拿信仔。佢打開信仔，一字無漏个慢慢看下去。

月香邊笑邊講：「哎哟！斷真係一字抵得千金呀！哈！哈，有看毋識个無？」

高橋講：「毋知寫這封信仔你看得識無？想想佢也係寫了。離開也有一段時間了，佢買个書本你有認真讀無？聽阿媽講你該片五月時節會落雪。原來係白白个油桐花，就像你白白个面容。毋知哪時節正做得看著你寫个字，遠方个佢當期待。高橋信次 上」

李真看了信仔後，「月香姐！教佢寫字！」

往後幾個月，佢專心練習寫字。劉月香係知識份子，佢無忘忒阿爸个遺憾，故所當關心胭脂香粉个市場。另外還去僑委會為李真辦理轉國入籍，利便取得身分證。

「阿真！若个名姓愛用原本个夏胭脂係無？」

「係呀！做人毋得忘本呀！做得申請了係無？」李真問。

「係啊！有錢好辦事，今晡日送件，過兩日就做得拿著身分證囉。」

經過兩個月練習總算寫得一手好字，李真決定寫封信仔，回分高橋信次。半個月了後，佢收著信仔感覺著又欣慰又歡喜，盡遽又再寄封信仔分李真。就恁樣魚雁往返一年，李真樂在其中。劉月香就在進修商業行銷課程。

劉月香用低價收購一間堵倒店个化妝品工廠，還尋轉阿爸頭擺个老主顧摺舊部屬，經過整頓了後，用夏胭脂个名登記為工廠負責人，重新開業生產胭脂香粉，還摺老祖公神像請入廠坐鎮。可惜，當時个原物料大部分分陳武雄用重金押去，故所廠進價較便宜，佢就打出低價策略，市場充斥了陳記个便宜貨，使得月香經營毋易，前半年都了錢。

「阿真！你毋好歸日沉迷在戀愛上！想想仰般經營公司，若係將若爸个錢了淨淨，看你仰般對得起若爸。」月香勸講。

「佢又有麼个辦法？」她回講。

「想看看！頭擺若爸仰般製造出優良个產品呀！」

「唔……記得頭擺吾爸長透帶佢去一個位所，派有私人看守个田地，摘三種花轉去自家蒸餾提煉精油。」

「你知係麼个花無？既然係祕密，應該會帶花仁過來呀？」月香急問。

「在外背言識看過這種花！佢特別記得其中一樣，鼻著人會當歡喜，就像……想著佢共樣。這花係麼个名，佢乜毋知。」李真面項閃過一點酡紅。

月香認真个講：「佢想過，佢必須摺陳記行無共樣个路線，若係無就根本無法度生存落去！」

「哦！愛行麼个路線，你講？」

「現時國民所得緊來緊多，佢愛順勢推出高等个優良產品，行時尚流行路線。若係成功，該陳記就會相形見絀，行入死胡同。毋過，現下最重愛係愛有優良个產品。」月香詳細个陳述。

「唔……你講个真有道理，佢看該兜電影名星都係用高級品，哪有可能用便宜貨，這係有關面子个問題……好！讓佢想看看！」胭脂回。

佢突然想著，「當年阿叔婆過身前識講『神像有祕密』毋知係麼个意思？」

佢兜就行到神像面前端詳當久，乜看毋出故所然來，月香捧起神像查看底下，「咦！底下有一坨蠟封等！」

佢就挖開臘封，跌出來一包密封个東西。另外還有一張紙條，頂高寫等包裹內花仁个名稱、功效，栽種摺提煉要領。佢兜就像得著寶樣个歡喜。幾日後，佢兜來到屏東山地，租了一埕地開墾為花園，將花仁種下，還請專門人照顧。

胭脂繼續摺高僑信次保持聯絡，較互相收著對方个相片，歡喜个心情寫在面項。

半年過後，胭脂過一擺來到花圃，看著滿坪開花，就像轉到細細時節，撈阿爸共下摘花个場景，激動个流下目汁來。特別个花香使得月香湧上一股歡喜个心情，佢直嘆忒神奇囉。

佢兜就將花兒摘收，帶轉去後依法蒸餾提煉出精油，溶入產品當中，經眾人試用後，感覺盡好。一隻月後，將重新包裝後个產品，用「芙凱琳」个名推出上市，定位為高檔貨，價位高出陳記盡多。月香決心放手一搏，利用所學个行銷手法，在廣播電臺買下時段打廣告，在各大百貨公司設櫃，張貼海報廣為宣傳，還提供試用品。經過一個月个推廣，芙凱琳美妝品果然大受歡迎，博得一致好評，產品銷售淨淨。

「胭脂！公司三個月下來，毋單彌補頭先个蝕本，還賺著不少錢。其實美妝品个製作成本非常低，貴在包裝摺廣告，佢愛乘勝追擊，佢決定在臺北設立總公司，還將營利全數投入電視廣告，毋過……」

「毋過仰般？有話就講呀！」胭脂問。

「愛尋一位代言人，這下還無看中意个人選，有一位當合適，毋知佢肯無？」

「你中意那位明星，講來參考看哪！」胭脂好奇問。

「毋係明星！佢感覺……你當上相，當合適做這支廣告个代言人，仰般？做得無？」月香認真个問。

「唉喲！你毋好講笑啦，佢哪有適合！你儘採講講！」胭脂笑。

胭脂遺傳自厥阿媽，有一副盡好个面貌，撈高貴个氣質，因為長年埋首在莊下菜園肚，係一坭無發覺个璞玉，若係稍加雕琢確能成為閃耀美玉。

在專業个導演引導之下，果然拍出盡靚个廣告影片，襯托出芙凱琳个美妝效果。在電視項播映了後，盡遽打出了名號，成為名牌化妝品，市場上供不應求。胭脂就成為鎂光燈追逐个焦點，各種雜誌競相報導，佢成了明星。

講著陳武雄，厥事業就大不如前，其中礦業經歷災變後，負債累累，運輸事業乜事故頻傳，勉強經營，伸化妝品事業賺錢。在芙凱琳推出了後，厥產品相比之下，成為毋

入流个便宜貨，還慘个係佢用大筆錢質押，買入大批原物料，因為銷售毋出去造成違約，押金面臨分人沒收个窘境。故所佢又動起歪腦筋。

胭脂成名後，厥本名夏胭脂就分人揭露了。陳武雄看著報紙後，「嘿嘿！原來佢係夏家後代，莫怪厥產品如此吸引人客！哼！佢一定愛得著娑羅曼个秘密！」

遠在日本丸撈株式會社个秋子也注意著了芙凱琳產品，佢愛市場部經理送來該項產品，佢鼻了後著一驚：「無毋著！係娑羅曼个秘密！該係……」

佢看著廣告上个胭脂，「咦！佢……係信次相片裡背个細妹仔無？」秋子馬上吩咐人查看厥相關報導。

秋子轉到屋下，聽著回報，「麼个！厥名係夏胭脂！佢一定係吾妹仔毋會錯！」佢聽了後心中非常歡喜。毋過，高橋信次聽著阿媽講了後，嘎歡喜毋起來，問：「阿媽！夏胭脂既然係若妹仔，佢同佢毋就係親兄妹？」

秋子看著這般，就同信次講出實情，「你啊！莫掛心，你毋係佢親生个！當年陳武雄製造假暴動，佢受著厥脅迫，進入配方密室，事後將佢押上日本新丸號个船頂，準備轉臺灣，在途中佢想愛對佢強來，當時船身突然搖晃，佢無細義撞著頭那就昏過去。等佢醒來，自家倒在貴賓室，若爸在佢身旁，佢嘎失去了記憶，毋記得往事。當年，若姆發大病就在你三歲時節過身了，若爸心情愠悴，隨船出遊散心。堵好救著佢，故所佢就嫁分若爸……」高橋信次聽後當歡喜，佢兜決定盡遽來臺一輪。

胭脂一擺在外背作秀，陳武雄派手下將佢挾持到北部山區一間空屋。陳武雄見著胭脂，「哈哈！夏胭脂！你生得十分美貌，原來係遺傳自若姆，唉！可惜！當年差點點就分佢得手了，無想著……」

「你這個壞人豺狼，當年差一息仔死在若手頭，分你逍遙法外，如今又想愛做麼个！」胭脂手腳被人綑等，奮命个罵。

「你講出娑羅曼个秘密，佢就放你一條生路。若係無就莫怪佢心黑手辣！遽講！」

「屋簷烏想愛生大鵝卵！佢甘願死了也毋會撻你講。」胭脂將頭一拂，無插佢。

「毋分你食一息仔苦頭諒你也毋會講。來人啊！先梛佢三日，看佢還嘴硬無！」佢自認能制伏胭脂，無急於一時。

胭脂失蹤个事件引起各方關注，甚至認為佢分壞人綁票。經過電視媒體大肆報導，也傳到正落飛行機个秋子耳中。佢心當鬥緊，尋來當年个叔伯阿哥謝警官，如今佢係北機組大隊長，根據佢所講有掌握特定个對象，當在嚴密監視中。

到了第三日，陳武雄又出現在空屋，「何等！無力氣了！佢無耐性，今晡日生死一定愛得著答案，遽講！」

「哼！佢毋會同你講！你直接將佢刷頭！」胭脂倔強个回。

「可惡！敬酒毋食食罰酒，來啊！剝斷厥一隻手指，看佢還嘴硬無！」陳武雄當噪火發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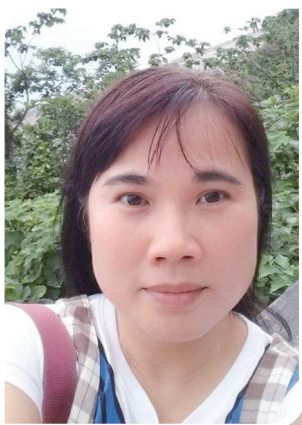
這央時，一儕遽遽行入來，附在厥耳公脣……佢聽了後，馬上慌張行出，邊講：「遽遽撤退！莫留下證據！」手下人押了胭脂行往出，堵出門口馬上聽著哨聲，圍來一群拿手銃个警察。高橋信次隨後趕來，看著狼狽个胭脂，遽遽上前捕佢，安慰：「毋使了！毋驚！」

該兜手下人全分警察搭著，主嫌陳武雄在逃。高橋扶胭脂轉屋了後，月香幫佢打扮淨俐。這央時秋子也前來探視，佢娓娓講出頭擺往事……兩儕終得相認。

半年後，陳武雄想愛偷渡出境遭到警方逮捕。胭脂對佢提出偽造文書、侵佔、殺人等告訴，案件在法院偵察中。因為事隔多年，欠缺直接證人个指證，難定厥罪。這件重大社會新聞經媒體報導了後，有一日，出現了一位證人，講自家係夏承業，當庭陳述陳武雄詳細罪狀，陳武雄一見著佢，發痴驚！只好俯首認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日，夏胭脂天言光就躑床，準備牲儀。因為今晡日就係下元節，舊曆十月半，佢愛答謝老祖公个庇佑，分阿爸閃過災劫全家團圓。





## 作者感言

### 謝如珍

從雅加達到內灣，從內灣到新竹，時空的流轉述說著堅毅的客家女孩胭脂顛沛流離且精彩的青少女時期。雖然是杜撰的故事，我想表達的是客家人勤學樸實、不向環境低頭的個性。感謝教育部及評審委員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有點非主流、天馬行空的故事。

感謝外子楊燦虎先生。在寫作過程中有文思泉湧時的喜悅、有遇到瓶頸時的懊惱，感謝外子時而鼓勵關懷，時而督促建議，讓我終能堅持到最後。

最後，我要感謝愛我的親人、同事朋友們，對於客家話不流利的我不吝惜給我建議指導，你們的愛是我的源頭活水，這也會是我持續寫作的動力。